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王流秋文献集



杨桦林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王流秋文献集

杨桦林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许 江 钱晓芳

编委会成员：宋建明 胡钟华 王 赞 孙旭东 刘 正 姜玉峰 杭 间
高士明 尉晓榕 杨参军 杨奇瑞 龙 翔 吴海燕 王 澍
范景中 曹意强 杨桦林

责任编辑：张惠卿

助理编辑：王 怡

封面设计：李 文

装帧设计：李振鹏

责任校对：杨轩飞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流秋文献集 / 杨桦林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12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ISBN 978-7-5503-1576-1

I. ①王… II. ①杨… III. ①王流秋—生平事迹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油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K825.72 ②J223.8 ③J213.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2129号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王流秋文献集

杨桦林 编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0.75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40千

图 数：49幅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576-1

定 价：108.00元

序 / 国美人格

国美校训箴言：行健、居敬、会通、履远。何谓居敬？“往圣采经典，先师垂教范。”一代代的先师行以垂范、言以规箴，跬成名校的学脉。这个传承不息的学脉中，既见名师大家的文心使命、绝学精品，又涵他们的人格品类、气质神韵。美院伴山水名湖，守江南文山，一批批艺者聚合于此，成就名校事业，将个人的志节功业化在学院的大业之中，可谓不世出的缘分。此缘在湖山，在人气，在世代风华、人文跬积，让后辈总怀拳拳敬心。

国美建校将近九秩。回顾九十年，仿佛中华艺术教育的缩影，代代先师名家的身影叠映在历史的天际之上，伴青山肃穆、平湖风流，凝成西湖艺苑的人格范型。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首在孤山远志。八十八年前，国立艺术院借西湖罗苑，于湖山清明中创建。蔡元培先生乘周末之暇，来杭举办建院仪式，发表演讲《学院为研究学术而设》。从此，一代年轻精英会聚平湖，追蹊蔡先生的艺教理想，学术研究与国民美育成艺院圭臬。林风眠先生身负重托，面对一片贫弱的环境，将美育视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运动，践行中西融合的实验与理想。孤山虽清冷，却包孕着国立艺术院的青春激情。罗苑旁莅苏白二公祠，二公祠所依傍的后山，荒天古木，空谷回声。北宋名士林和靖先生梅林归鹤，就在此处。多少年后，一代禁烟名将林则徐罢官经此，祭扫同姓先贤，出私资修葺墓陵。杭州最后一任知府林启兴学有功，逝后杭城人在此建“林社”之筑。一脉林姓的史秩在林山中隐没，当年的林风眠先生于晨昏漫步、春秋眺望中，胸襟可曾洒落名士风流的逸习？但那湖山蕴含的高情远

致，一次又一次地催剥国美先贤的学术肝肠与使命担当，却是可以揣想与追怀的。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二特性是清波悲情。去年，我们为“世纪风眠”画展绘制《湖山清明》，遥想初建艺术院的一代名师立身湖畔的景象。但这些载入史册的名师的命运，似乎都充满蹉跎，历尽坎坷。也正是这些传奇式的蹉跎，造就了先师们跌宕起伏的形象。一代名师吴大羽先生以其激情和卓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中负有盛名。在抗战的困难环境中，吴冠中先生曾代表学生们致以激情书信，诚心恳望先生回校教学。吴大羽先生既是画家，又是诗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生曾写下令人难忘的《别情》：

我以一日之长来到你的面前
敢贪着天功妄自居先
此来只为向大家输所敬诚
不许有一点错过落到你我中间

诗写得如一尊朴玉，刚直坚忍，掷地有声。诗中漾着一种绝然，也沁着一份无奈。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知识分子凝血沁心的坦诚。正是这样一位赤诚耿介的艺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屡受坎坷。但也正是这份赤诚，这份坎坷，造就了上海石库门一方天井中的宠辱皆忘与韵致灿然，造就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抽象精品。曾有人以先生的遭遇自比，却全然无知于这悲情中的品节肝胆、诚心照人。

潘天寿先生亦是著名的诗者。他的诗沉郁雄强，识鉴高远。他最后的五绝，写于“文革”中的1969年，时在回海宁老家被批斗返杭的途中。诗写于一张灰色的香烟纸上，据说是从地上拾来。“莫嫌笼繄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这是一个真正的诗者的控诉，字字血、声声怨。但中国诗人又始终心胸方正，襟怀容让，将痛切转向伤逝。接着他回望群山深处的饮水家园，在千山万山闪没的同时，悲心中的诗人仿佛一次远游，正

去看望四十年未见的朋友。此行之后，潘老再无诗作与画作，直至离开人世。如此的悲情，却又深埋着某种冥冥的天佑。潘先生诗中提到的四十年如若神箴。四十年后，杭州市的人民在他的墓陵上建造了诗亭，海峡两岸百余位诗人同声咏读他的诗篇。正是从这里，悲情成了一种人格的尺度，让我们丈量出天地之心的苍然与艺者的坚强。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三特征是湖风洒逸。这是一种诗性的品格。伴湖山既久，每日柳浪闻莺道上行走，湖光烟波相映，使人玩赏流连、感绪万千。当年一本《艺术摇篮》中，将孤山岁月写得最具诗意的正是朱金楼先生的《孤山忆旧》。朱先生才华横溢，仿《西湖梦寻》笔意，将20世纪50年代的外西湖写得干净洒脱，直若西湖盛景：“春雪初霁，驱车白堤上，在断桥遥望孤山，银妆素裹，风姿绰约，倒影映入里湖，清净如雪莲……”“与西湖朝夕相处于天光云影、晨曦落日之中，乃觉晴湖、雨湖、夜湖、朝湖、暮湖、春湖、秋湖……俱是胜境。”

论画风洒逸，肖峰先生自是典型范例。肖峰先生早年“红小鬼”，后入美院习画，20世纪50年代留苏，“文革”深受冲击，可谓九死一生。但却从来乐观，始终溢满激情，美院重大节庆，总希望听他昂扬激荡的声音。他的油画以色彩名世，晚年多画大江风帆，既写往昔怀想，又发烟波江上的诗意。舒传曦也是20世纪50年代留欧的名家，当年碗口大小的木版插图，竟有十数人好刻，且表情逼真，神采生动。“文革”前的线面素描，引领学院教育变革。晚年完全转入中国画。他的风竹逸气飘洒，横锋错金，最是典型的士风通脱。他的青松白梅，罩着郁郁冷雾，松针梅朵都发自烟云中，愈见高情远致。

年前去看望韩黎坤先生。长期以来，韩先生体格健硕，性情爽朗，是最令我们亲近的人。此次相见，韩先生虽有些清瘦，却依然精神矍铄，从中国的甲骨文字到江南水印木版，从教学改革到东方版画的博士培养，思绪汪洋，机锋勃发，并随机拿出百余张文字刻版、书票印章。看着他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世界，真让人感受到质直庄重的人格之美。

国美的先师，有血有情；国美的人格，有范有型。他们的著述和艺术是中华文艺的瑰宝，他们的人格品节更是国美学脉的精神底色。值此学院八十八年米寿之际，我们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一套是《学脉文丛》，收集国美校史上各位先师名家的相关文献、精彩佳作；一套是《艺苑问史》，收集学院重要历史事件、系科发展历程等的相关文献及专题著作；另一套是《名师典存》，辑录包括今天仍在工作岗位上有全国影响的名家名师的主要文论，充分展示“擘精技同艺，放怀诗与想”的会通传统，呈现国美艺术东方学的传承跬积和时代高度。

吴大羽先生生前曾说：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国美的先师，我们或心仪或相识，但作为学脉传承，整体人格，我们息息相通，永无别离。

许 江

2016年4月9日初稿

2016年4月19日二稿

目 录

一 生平.....	001
在浙江美术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流秋	003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国美院王流秋教授访谈 潘欣信	007
身处逆境 追求不止 许可	010
沐浴半个世纪的阳光——访王流秋 冯颖平	015
长忆母校育苗人(节选) 徐汝舜.....	018
回忆《黄有根》思念老战友 ——木刻连环画《黄有根》创作纪实 杨涵	019
跌宕起伏 琢玉不止——记王流秋先生 傅伯星	024
记忆的烙印(节选) 陈其	029
我的附中生活(节选) 杨建新.....	031
我的两位老师和两位同学(节选) 吴季生	032
片段回忆(节选) 王先强.....	033
回忆王流秋先生 金沙	034
附中记忆: 从下厂到下乡(节选) 郑作良	042
记忆在西子湖畔(节选) 梁景如.....	044
附中往事琐忆(节选) 毛炳全	046
一颗坠落的巨星——沉痛悼念恩师王流秋 肖峰.....	047

伤春怕听湖畔事

——敬悼中国著名归侨画家王流秋(应元)教授 王侨生	051
我版画人生的领路人——王流秋 秦胜洲 单应桂	064
师恩似海 徐坚	070
王流秋同志生平 中共中国美术学院委员会	073
王流秋先生追思会发言(节选) 郑朝 殷翔云 李霞萍	076
纪念王流秋先生 马玉如	082
怀念王流秋先生 汪诚一	084
天若有情天亦老——忆画家王流秋老师 王德惠	086
缅怀族亲王流秋(应元)老叔 王侨生	089
记忆深处 陈越	095
圣者——王老师 金柏松	099
永远怀念王流秋老师 单应桂	102
忆战友 江有生	106
表里俱澄 大璞不雕——追记王流秋先生 陈东	110
参加回国参战义勇团 吴潮	113
经历千辛万苦奔赴延安 吴潮	117
记王流秋先生一堂连环画课 李霞萍	132
父亲的回忆(节选) 王雁平	133
二 作品	171
三 著述	213
从生活体验到构思的一点体会	215
关于自然主义倾向问题的体会和感想	219
素描教学与“双百”方针	228
题材问题杂感	237
油画应向民间美术学习	245
怀念江丰同志	254

沈柔坚画展的启示	257
浙江美院86年油画展座谈会上发言	260
关于艺术态度	261
半生求索,自成画风——林达川逝世五周年感怀	264
一切从实际出发	270
执着、真诚的艺术——致徐坚	274
在莫朴研讨会上的发言	276
致徐坚的信	278
四 研究	281
有希望、有追求者不老 朱金楼	283
王流秋的追寻 姜德溥	287
东方油画的风格 莫朴	289
“王流秋先生艺术研讨会”发言纪要(节选) 焦小健 许江	290
读王流秋先生画 蒋孝勋	293
他始终追求真善美——潮籍画家王流秋的艺术 郑振强	295
王流秋论 杨成寅	297
无以承受的艺术之“轻” 许江	313
品洁艺高——王流秋先生其人其事 尹呈忠	316
破茧化蝶 苏天赐	318

一 生平

在浙江美术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流秋

我们现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当时的人学习讲话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时代背景不一样，对问题的理解也不一样。现在的年轻同志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对当时毛主席在文艺上这些规律性问题的提法也是不大能理解的。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中苦斗的时代，当时的人也就很自然的适应这个时代并投身到这个时代，对那个时代是奉献的不是索取的。40年代初已到了战争的相持阶段了，抗战已经两年，差不多半壁江山已经丢了，国民党跑到四川去了，共产党的队伍插到敌人后方，巩固扩大根据地打游击战。日本的军力已差不多了，到1939年时已没有力量再进攻了，他只能巩固阵地拼命围剿、大扫荡、“三光”政策。国民党又制造摩擦，什么皖南事变等，到了这种相持阶段，前方是很艰苦的，这是一个情况。另一个是卢沟桥事变抗战正式爆发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一致对外，这种主张很得人心，所以知识界、青年群体和文艺界大批的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选择的道路就是爱国救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从1937年到1939年，涌入延安的人很多，以1938年是最多的，所谓“三八”式的干部，就是指当时大批的知识青年、工人、农民、店员、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去了。当时东北流亡青年都进关，东边的半壁江山已经失守，退到武汉，江南一带的大城市丢掉了，那些爱国团体、宣传机构都往后面撤，集中到武汉。光是上海这一个地方在共产党领导下进步的演剧队就有十多个，最后也集中到武汉。南方的进步青年、海外华侨中的进步分子也集中到武汉，当时王明在武汉领导，通过青年救国会、民宣队等组织募捐、唱歌、演剧、宣传，热闹

得很。我也是那时到的武汉（当时还未失守），当时的景况是很动人的，素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就感到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犹如兄弟姐妹。后来武汉遭到轰炸，无路可走了，要么顺长江去重庆，要么经西安后去延安。当时我有病住院，又怕走不掉，就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约我一起撤退到西安，但路上不要与他们讲话，免得被国民党特务扣留。当时是流亡的恐怖、惊骇、饥饿交织在一起，年轻人离家好几个月，没地方去，钱也用光了，就靠抗日救国会组织大家进行自救，到了驻地八路军办事处，再由军队组织护送几十个人一组一辆大车，年老体弱的和行李放在车上，赶着大车一批批地到延安去，到了国共交界的地方，护送的同志说到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趴在地上，与土地接吻，就像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一样，那时的青年人爱国热情很高，政治倾向很明确，就是选择共产党。

到了1939年，延安的人已经很多了，延安不可能一下子接收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而是收一批送一批到各个根据地和部队去工作，到一定的时候再抽回来进行学习。当时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就拿青年训练班做例子，这么多人到了怎么办？就在离边区很近的国民党地区找了一个大地主的城堡，做青年救国会的青年训练班。几里路以外就看到土墙上写的“学好本领上前线！”本来想第一期15天，一期100人，结果第一期就二三百人，接收工作跟不上，第二期600人，到第四期1000多人了，一年有八九千人，那时的人政治上要求很高，思想上也很单纯，就是相信共产党，把根据地视为革命的大家庭。一些有钱的人把自己的钞票和其他很多东西都带来了参加革命，也有的很穷，没什么东西。我到训练班时是冬天，我们南洋来的哪有棉衣穿呢，我的钱当时已给别人了，让他逃难到四川去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去延安后，共产主义了，衣食住行都有了，还要钞票做什么呢？所以我当时的棉衣、袜子都是别人给的，犹如一个大家庭。我有个朋友先到鲁艺，他给我来信说：鲁艺的政治空气太薄了，你最好先学政治，再到鲁艺。我相信他的话，青训班几个月的学习毕业后就到陕北公学学政治，后来陕北公学在延安合并后就成了华北联大。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我就学社会科学，1940年调回延安，又进党校学习。自以为学得差不多

了，直到1942年的春天才到鲁艺，正赶上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从1937年到1939年有大批的人去延安，如何安排这批人呢？除了轮番去前线外，还办了许多学校进行培训、学习，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艺、女子大学、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等等，再加上中央党校边区的各种训练班，还有文工团、延安作协、边区文艺家协会、京剧团等等，很多了。你有什么本领到哪儿都有地方安插。大家可以进学校学习，一开始是短期性质的，后来逐渐正规健全起来，鲁艺的学期就变成三年、四年。

到了40年代，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些思想问题。就是当时在国民党地区，经历了抗战的失利，又遭轰炸、逃亡、流浪的动荡岁月，到了延安以后就安定下来了，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不愁吃也不愁穿，没有饥寒也没有恐怖。久而久之便有些松散，便有些脱离这个时代、脱离了抗日的民众。住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很舒服的，冬暖夏凉。床柜沙发，只要你挖洞的时候留出来就是了，敷上窗纸很透亮……。住久了，本来生龙活虎的人也开始松懈起来了，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比方说鲁艺原先的学期强调短的、速成的，学后送到根据地去。后来强调提高，强调技巧，强调艺术性，强调提高和普及严格的分工。那时候杨家岭对面有个文化宫，是供文化人搞活动的地方，里面有各类古典音乐，读的也多是各类古典文学作品，气氛很平和，听不到炮点和飞机轰炸声。那时候在文化宫门口办有一个壁报，毛笔字写得很漂亮、装饰得也很精彩，文章都出自大家手笔，壁报的内容多为身边琐事和多情善感的表白，引用的也都是些希腊罗马神话的宙斯、丘比得爱神啦等，离现实确实是太远。延安也演戏，记得当时演过苏联话剧《带枪的人》，还很不错的。由于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所以上演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的戏。这与当时的老百姓送子参军、支援前线，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敌占区的白色恐怖的气氛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情况下提出了整风的问题，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讲话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又到鲁艺去讲了一次，因为那里有几百个青年文艺工作者，号召他们上山、到农村去、深入部队、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也就是“源泉”的问题。当时

大家听了都很受教育，后来中央的领导同志还为此检查了鲁艺的教学方针，并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题目是“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副标题是“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所讲的是脱离实际、关门提高在方针上的错误。整风以后，就发展大生产和进行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男女老少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修路盖房。而后鲁艺又组织了不少的工作队到农村、边远地区，一面宣传一面收集材料，像民歌民谣、剪纸窗花、木版年画等等，回来以后可作创作的素材。有了这个基础，创作的作品就很丰富。过去是不重视搞宣传和普及工作的，现在组织了很多秧歌队到延安附近的机关团体一直到毛主席住的中央机关的窑洞前去宣传演出。那时敲锣打鼓打出一个圆场来，机关干部都在旁边听，首长就坐在窑洞前的坪台上看，什么改造二流子啦，独唱、合唱啦等，节目很丰富，很受大家欢迎。当时的生活也很枯燥，没有什么娱乐，看看也很有乐趣，老百姓特别喜欢。那几年给大家的锻炼也很大，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例如《兄妹开荒》唱的是陕北小调，讲的是陕北土话，老百姓听高兴极了，到处邀请去演出，还有《白毛女》等。美术界也出了很多好作品。我那时候出去参加一些宣传活动如秧歌队、卫生工作会议、劳模会议等，就会有很多感受和素材可画，农村的事情太丰富，卫生工作中介绍的好多素材你想都想不到，中国的文化问题、国民卫生问题会有那么多。农村没有医生，农民生了病就请巫神来，将病人脱了衣服打。我们就把这些画成连环画贴在会场上，很有宣传教育的效果。对此我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到延安就是想做点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我当时创作的一批木刻《冬学》《新年慰劳解放军》《宣传卫生》《鲁艺秧歌队》等，都是毛主席讲话以后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以后创作出来的，也没有更多的修饰，基本上是生活的原型。为此全国版协还在去年给我发了个纪念新兴版画50年的纪念奖。我以后的创作道路基本上是遵循《讲话》中提到的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并从中吸取创作的素材来丰富自己的。我在艺术上能取得一些成绩也是与遵循这些原则分不开的。

原载《浙江美术界》1992年第2期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

——中国美院王流秋教授访谈

潘欣信

记者（以下简称“记”）：王先生，您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形势下到延安去的呢？

王流秋（以下简称“王”）：1938年，当时日本侵略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一批爱国的海外华侨青年对主张抗日的共产党非常向往。后来我们一些人就结伴从泰国乘船到中国，然后又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革命的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先去了当时由团中央主办的青年训练班，后来又由华北进入了华北联合大学。

记：您在泰国时就是学习艺术的，为什么没有去当时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而是去了华北联合大学呢？

王：我本来是要准备到鲁艺去的，但我因为生病耽搁了一下，我的一个朋友比我先一步到鲁艺去，他去之后，给我来信说：鲁艺的政治气氛不够浓，他建议我先去学政治，然后再进鲁艺。因为当时从海外来参加革命的华侨青年，革命思想比较浓厚，政治倾向是很强的，当时鲁艺常搞一些与政治、战争无关的东西。比如演戏剧《日出》，思想性是蛮强的，但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不太协调，在我们看来，距离抗日战争的社会现实太远了。所以他让我先不要去鲁艺，先去学政治，当时华北联大也有艺术系，但我选择的是社会科学系。

记：那您后来是怎样又进入鲁艺的呢？

王：1941年，太平洋战争就要爆发，党准备把一批华侨青年到延安进行另外安排，我就又从华北来到延安，刚到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占